



“坐观垂钓者，徒有美鱼情。” ■苏春生

生活故事

鱼

■王智琦文

我家养的那条孔雀雌鱼，数次跳缸却大难不死，子嗣满堂，令我惊叹不已，故称之为“鱼坚强”。

当年孔雀鱼从同事那里讨来，至今已至第三代。养在大鱼缸时，色彩艳丽，鱼尾摇曳的是雄鱼，像极了一匹炫动飞舞的彩绸。雌鱼则大都灰中带黄，貌不惊人，很难吸睛。且原本鼓鼓囊囊的鱼腹不觉间又平滑如初，却不见一条小鱼儿游动。

这次装修暂住他处，鱼缸无法搬动，便将孔雀鱼分到几只小玻璃缸、搪瓷缸里养着。搪瓷缸涂着白釉，孔雀鱼的样貌一清二楚。初春来临，有几条雌鱼肚腹又明显鼓胀起来。怕生出来的小鱼又被吃掉，我赶紧把两条雌鱼养在一口小瓷缸里。水放得比较多，两条雌鱼在新居毫不消停，兜兜转转中，猛然一条雌鱼弹跳出来，正巧落在边上的搪瓷缸里，如此世界跳水冠军般的水平发挥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家中器物不多，还是被放回原先的瓷缸里。

初春的气温还有点低，便靠近窗

台晒太阳，两条雌鱼却懒懒的不大游动了。

吃罢午饭，我再去看瓷缸，水里只剩下一条雌鱼。赶紧在边上找，不见踪影？我睁大眼睛再找，最终在窗帘底下找到了越缸雌鱼，伏在地板上不动。我轻轻地捏起鱼身，有些干，心下一沉，赶紧放回瓷缸。雌鱼竟然一扭鱼身，若无其事地游动起来，真是厉害！

实在没想到，过了一会，这条雌鱼竟然又弹跳到地板上，幸而我就在边上，性子实在刚烈。我只好腾笼换鸟，把它单独放在一口深碗里。过不多久，雌鱼身边出现了几条细瘦的小鱼，一转眼增加到五六条，再一转眼变成了十来条，就是没看到小鱼从雌鱼肚里出来的瞬间。我索性打开手机录像功能，仔细研究起来。原来从鱼腹里出来的都是一粒粒细小的黑卵，很快黑卵有了缝隙，慢慢地缝隙一裂开，就是鱼尾，鱼头顺势而出，一条新生命诞生。有的黑卵迟迟没有动静，雌鱼会吞进嘴里，再用力吐出，借助外力，僵死的小鱼复活。最终这条雌鱼诞生了近30条小孔雀鱼。

我这才意识到，雌鱼不愿和邻居作伴，是不是担心自己的后代遭同类戕害。即使小如孔雀鱼，母性也是伟大的。

岁月悠悠

44年前的英语广播讲座课本

■刘翔文

我的书架里珍藏着一本特别的书，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一本书，而只是一本课本。这是一本1979年4月由上海师范大学英语广播教研组编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市业余外语广播讲座《英语》初级班下册课本，版权页显示该课本定价0.51元，印数高达九十万册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这本课本在我的精心“呵护”下，除了纸张有点泛黄，整体品相依然完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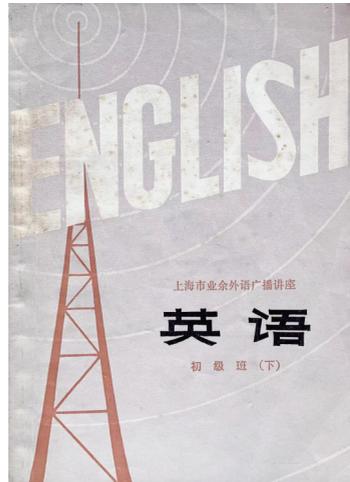
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从崇明跃进农场考入上海商业学校，学校虽然有英语课，但得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满足广大青年学习外语的需求，打破常规专门开设一个频率举办业余外语讲座的消息后，毅然决定给自己“加餐”，参加学习。

只要一台“半导体”和一本课本，就可以每天定时跟着收音机里不见面的老师“牙牙学语”。这种新颖方便的教学方式立马吸引了广大年轻人，社会上迅速掀起了学习广播英语的热潮。公园里，公交车上经常可以看到年轻人手捧“半导体”背诵英语单词的场景，成为申城一道流动的风景。与此同时，那本外语广播讲座《英语》课本也洛阳纸贵，颇难买到。我的这本《英语》下册课本是一大早赶到位于河南中路221号的上海科技书店排队买来的，欣喜若狂的我还特意请营业员在课本的封底铃上科技书店的印章。

说到这里，也许有人会问，你怎么只买下册，不买上册啊？难道是你的英语水平可以直接跳过上册了？其实，早在一年多前，从广播中得知这本英语课本的上册出版时，我还在崇明农场“战天斗地”，偏僻的崇明岛上根本不可能买到此课本。于是写信给父母，请他们帮忙在市区购买。母亲在1978年1月13日给我回信：

刘翔：

关于广播英语接到你第一封信时，刘定就到长白、控江、平凉书店去买，一直没有候到。星期四我也出去



看了，这书暂时可能买不到，现在我托人想办法，如办到立即会邮来，不用着急。今天我手抄了几页，你先学起来，26个字母你要学懂，要会背会默。”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学习热潮。一本广播英语课本，刚到书店就会被抢购一空。母亲和弟弟为了替我购买到这本课本，想方设法，四处奔波，在一时难以买到的情况下，母亲只得向他人借来课本，手抄了几页后寄给我。因我在中学时学的是俄语，母亲便在信中嘱咐“26个字母你要学懂，要会背会默。”

所以，直到今天，我还没见过到上册的“踪影”。1977年高考前夕，我只得捧着母亲的“手抄本”，背诵ABC。而买到这本课本的下册时，我已经再次成为一名学生重新走进了课堂。每当晚自习修课回到寝室时，我便打开“半导体”，跟着空中课堂里不见面的英语老师“叽哩哇啦”。遗憾的是，虽然我学习英语的历史很悠久，但水平依然还是很“搭浆”。尽管如此，四十多年来我始终对这本早已过时的旧课本不离不弃，精心收藏。很多朋友或许不解。殊不知，这本课本不仅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我的人生之路，更是承载着一个时代、一代人的历史记忆与流淌的岁月。

杨浦记忆

高郎桥堍下的“沪宁戏院”

■王建运文

沪东杨浦境内有条兰州河，因紧挨着始于杨树浦路黄浦江向北延伸的兰州路而得名。河流经过长阳路上高郎桥（现兰州路桥）再向北，就是上世纪50至80年代有名的棚户区蒋家浜了。

兰州河东西两侧加邻近的杨树浦路上，集中了从旧上海就沿袭下来的纺织厂、织布厂、制鞋厂、木材厂与制药厂等企业，于是这里也是沪东地区最大的产业工人集聚区，这里的工人家庭又大都以苏北、江阴、苏锡常籍人员组成，其中又以苏北籍人员占了大多数。

沪宁戏院坐落于长阳路高郎桥堍南侧蒋家浜边上一条弄堂内，基本满足了旧时居住此处苏北籍人员观赏江淮戏剧的文化需求。

讲沪宁戏院，有必要讲点沪东地区的文化娱乐场所的简史。

1927年，距离上处不远的怀德路上建成了沪东境内首家文化娱乐场所“天一楼”。至上海解放前作为下只角的杨浦区，几乎没有像样的戏院舞台，号称沪东第一台的“云鹤楼剧场”建于1933年，加上以后陆续建成的楚城、胜利、东新、朝阳等戏院，大都简陋狭小，全部座位累计总数在500余只，所演出的戏曲多为淮剧、扬剧、沪剧与越剧。

为适应观众要求，这里大都以苏北戏为主，但因票价卖不出档次，来此演出的多为三流剧团与演员，以跑码头吃开口饭为主，一些戏剧界的大腕名角几乎不会光顾这里。

我小时生活在兰州河西侧的外婆家，外婆是解放前就在怀德路上的大中华胶鞋厂工人。大名鼎鼎的沪宁戏院于上海解放后第二年建立，设有座位461只，演出剧种以江淮戏、扬剧与越剧为主，在沪东工人文化宫尚未建成之前，沪宁戏院应该是杨浦拥有观众席最多的戏院。

幼时我曾随外婆至沪宁戏院看过江淮戏，当时舞台戏开锣至散场一般都在二三小时之久，开场时锣鼓敲得震天动地，这时倒有点新鲜感觉，后来戏文里唱的讲的我根本听不懂，而所谓名角非要到最后压轴戏时才出场。我当时年幼无知，故不到散场即呼呼睡着了。

到了文革前期，杨浦几个小型民间的沪剧团、扬剧团、评弹团等，随着1958年文艺整风与公私合营兴起均解散了，产业工人集聚的杨浦区仅存留沪宁、东新、鞍山、楚城与朝阳五家剧场，拥有座位最多的仍是沪宁戏院。

沪宁戏院也彻底告别演出戏剧而改放电影。当时我已读小学五六年级，去放电影的沪宁戏院看电影，成了我们那时不二选的地方。尽管

那里放的是二轮电影，但因票价平均只有8分至1角，周边的工人与其子女常常乐此不疲。

当年我在沪宁戏院看过我们那代几乎所有的电影，如《奇袭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上甘岭》《铁道卫士》《南征北战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渡江侦察记》等，其中不少还是黑白电影，看电影模仿上述影片中角色的讲话与腔调，成了儿时我们的时髦表现。有一年朝鲜故事片《卖花姑娘》风靡全国，沪宁戏院即使加了早场加晚场，仍是场场满座。

出沪宁戏院大门的弄堂口左边，即高郎桥堍下的河道边，还有一家一开间半的饮食店，卖大饼油条豆浆、面条馄饨等，有时看电影散场缠着大人买碗小馄饨吃，那在当时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了。

现在回想，沪宁戏院的设施真是极度简陋，观众大厅的地面不是斜坡式的，从入场口至舞台前都是平地，故观众席只能做成由前排至后排逐步升高椅脚的座位，用白木做成的一排排长椅，座位号书写在木椅背后，中间没有明显的间隔，故一排长椅上坐满超出席位的人数是常有的事，为此观众之间常会发生口角。上世纪末，随杨浦区城市重新规划与旧区改造，沪宁戏院被拆除结束了历史使命，成为了我人生中难忘的童年记忆。

壳米白色，瘦弱胆小，总是与另外两只保持着距离。

投进几粒米饭，暗青壳和淡青壳跑在前头，你争我抢。米白色小虾躲在一边，只待吃一些残羹碎屑。大概它有自知之明，抢不过何必去自讨没趣。

看着让人有些担心，不知哪天米白色小虾或许就饿死了。然而，世事难料。有天下班回家，我看到早晨还在抢食的暗青壳虾死在了鱼缸里，颜色也已像烧熟似的变红了。猜想应

该是吃太多撑死了。呜呼哀哉，谁能想到第一个丢了性命的竟是它。

又有天早晨，我发现鱼缸里的淡青壳虾不见了，找了很久才在鱼缸外的花盆里找到，却早已僵硬没了气息。大约是它夜间不安分，跳出缸外渴死了。

如今鱼缸里只剩米白色小虾了，给它一粒米饭，虾钳一点一点夹住了往嘴里送，细嚼慢咽能吃半天。

索取有度，不短不长，米白色小虾的生存智慧或值得我们思考。

人生智慧

三只虾

■张勤文

小鱼缸里养了三只虾。一只壳暗青色，强壮贪吃，见到食物，挥舞着两只大钳子，推土机似的大包大揽。一只壳淡青色，身手敏捷，一碰到它，就箭似的连蹦带跳快速后退。一只